

唐人街·林語堂

唐人街·林語堂

唐

堂

唐人街·林語堂

唐人街·林語堂

林語堂

唐人街·林語堂

唐人街·林語堂

街·林語堂

唐人街·林語堂

唐人街·

# 唐人街

林語堂著



唐人街·林語堂

唐人街·林語堂

林語堂

唐人街·林語堂

唐人街·林語堂街·林

語堂

唐人街·林語堂

唐人街·林唐人街

林語堂

唐人街·林語堂

唐人街

唐

一代大師

# 唐人街

● 林語堂作品集 9



風雲時代出版公司

---

一代大師 林語堂作品集

## 唐人街

作者／林語堂

發行人／陳樹正

出版所／風雲時代出版公司

台北市民生東路1013號6樓

電話／(02)756-0949

郵撥／1204329-1

發行所／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新店市民權路130巷6號

電話／(02)912-7307

郵撥／0578690-5

印刷所／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

---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3595號

民國78年8月初版 定價：150元

---

※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退回本社更換。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《風雲版》林語堂作品集書目

- |    |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|--------|
| 1  | 生活的藝術    | 定價一五〇元 |
| 2  | 吾國與吾民    | 定價一四〇元 |
| 3  | 遠景       | 定價一四〇元 |
| 4  | 賴柏英      | 定價一一〇元 |
| 5  | 紅牡丹      | 定價一八〇元 |
| 6  | 朱門       | 定價一八〇元 |
| 7  | 風聲鶴唳     | 定價一八〇元 |
| 8  | 武則天傳     | 定價一一〇元 |
| 9  | 唐人街      | 定價一五〇元 |
| 10 | 啼笑皆非     | 定價一一〇元 |
| 11 | 京華煙雲(二册) | 定價三六〇元 |
| 12 | 蘇東坡傳     | 定價一八〇元 |
| 13 | 逃向自由城    | 定價一四〇元 |
| 14 | 林語堂精摘    | 定價一〇〇元 |
| 15 | 八十自敘     | 定價八〇元  |

## 《河殤》系列

- 01 河殤(文化論述)  
原作／蘇曉康 王魯湘 特價：99元
- 
- 02 血色黃昏(三部曲之一)  
原作／老 鬼 特價：100元
- 
- 03 內蒙草原(三部曲之二)  
原作／老 鬼 特價：100元
- 
- 04 再見女神(三部曲之三)  
原作／老 鬼 特價：100元
- 
- 05 強國夢(報導文學)  
原作／趙 瑜 特價：99元
- 
- 06 第四代人(文化論述)  
原作／張永杰 程遠忠 特價：120元
- 
- 07 女人(長篇小說)  
原作／陳 放 特價：99元
- 
- 08 白馬(長篇小說)  
原作／王星泉 特價：99元
- 
- 09 雙鐮(長篇小說)  
原作／陸昭環 特價：99元
- 
- 10 古船(長篇小說)  
原作／張 煒 特價：250元

- 11 烏托邦祭(報導文學)  
原作／蘇曉康 羅時毅 陳政 特價：250元
- 
- 12 元首之死(報導文學)  
原作／人 間 特價：150元
- 
- 13 兵敗漢城(報導文學)  
原作／趙 瑜 特價：99元
- 
- 14 蒼涼青春(長篇小說)  
原作／白 描 特價：150元
- 
- 15 多情最數男人(長篇小說)  
原作／鄒志安 特價：180元
- 
- 16 河殤討論集(文化論述)  
原作／趙耀東等著 本社編 特價：99元
- 
- 17 龍的悲愴—河殤迴響(文化論述)  
原作／蘇曉康等著 特價：99元
- 
- 18 河殤續集(文化論述)  
原作／蘇曉康等著 特價：99元
- 
- 19 淌血的北京城(報導文學)  
原作／旁旁 金鐘等著 本社編 特價：180元
- 
- 20 歷史悲歌(報導文學)  
原作／李 輝 特價：200元
- 
- 21 中國的性苦悶(報導文學)  
原作／戴 晴等著 特價：120元
- 
- 22 走向混沌(報導文學)  
原作／從維熙 特價：150元
- 
- 23 中國沈淪女(報導文學)  
原作／龐瑞垠等著 特價：150元

各大書局均有出售

# 第一章

## • 唐人街 •

湯姆躺在床上，四肢倦怠，全身的肌肉都愉快地放鬆下來，打算在他來美國這第一個值得紀念的夜晚隨時睡去。他母親剛剛得意地壓了一下開關，掛在床中間的燈泡熄了，剎時留下一道肝紅色的光影，在他眼前閃了一下。他的足尖微微發疼，疼得愉快，這對湯姆來說是一種新感覺。他不常有新鞋穿，皮的布的都一樣，那天父親給他買了一雙三塊兩毛五的新鞋，堅持要他穿上去，足弓的神經刺痛，腳踝也僵僵的，但是腳跟中間那才真疼呢。

他昏昏欲睡，十三歲的男孩興奮了一天，愛睏是正常的，他要睡了。他妹妹伊娃比他小一歲，正躺在他身邊。他轉向床褥，手指彎彎搭着床緣，看見月亮掛在對街高低不平、方方的陌生屋頂上。有一陣子他的床似乎搖來搖去，彷彿他還待在那天早晨靠岸的船上似的。他不像伊娃疊船，但是臥床的擺動却延續下來。月亮彷彿在天空搖擺，他睜大眼睛，月兒却靜靜停在屋頂上。這時他才知道自己身在陸地上，在一個陌生國度的陌生都市裏。

那天他吃太多了，在貨輪上餓了四十五天，一連吃了一頓中菜午餐，和一頓中菜晚餐。他的腦子糝糝糊糊，有點發昏，只記得一口又一口大嚼吃不盡的米飯，配上肉汁和大塊油煎豆腐顯得滑潤潤的。睡意向他襲來，幽暗、甜蜜而柔美。

不過伊娃沒睡着。

「你睡着啦？」她低聲說。

「嗯，我睡着了。」

「不，你沒有。」

伊娃下床站起來。床墊又滾動搖擺了。

「你幹什麼？」湯姆問道。

他看見伊娃的身影躡足走過房間。

咔嚓！咔嚓！咔嚓！他頭頂上的電燈亮了又熄了三次。

「喔，伊娃！」

伊娃吃吃傻笑，很得意，又跳回床上，用床單蓋着身體。

房間對面傳來老爸爸的聲音。「孩子們，別玩燈，那是電！」廣東話「電」字音韻鏗鏘——

「是電！」

是電！湯姆腦中的重要字眼，象徵這個奇異新世界的一切新鮮妙事。兄妹倆下午就一直玩那個開關，湯姆會細查燈絲的交叉型式；他在廣州和船上都見過電燈，不過家裏沒有，所以始終充



滿驚嘆。他知道有一天他會探索那個無法理解的奧妙；目前他只想明白這美妙、絕對可靠的咔嚓聲。湯姆很容易受感動；他喜歡自己解開問題，那些事伊娃就從來不費神多想。他父親說「是電」，懷着敬意說出這個字。電是電光，他床上有電光哩。這個念頭真叫人興奮。

在寂靜的夜裏，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一陣瘋狂的衝擊聲隆隆輾轉穿過臥室的窗口，向遙遠的暗處奔去。聲音一接近，鐵軌便像暗夜的惡魔嗚咽不已，窗框猛震，他看見一串古怪明亮的車窗列隊衝過去，然後聽見「三馬路艾爾」列車在八十四街車站嘎地一聲停下來。

一輛火車在半空中飛過他的窗口！湯姆現在完全醒了。他對噪音倒不驚奇。他來美國之前就對這個國家有幾點看法。美國是一個完全用機器造成的國家，機械當然很吵，所以湯姆推斷，美國應該很吵，充滿那種衝動的動作，狂奔的動作，奔向某一個地方——咔嚓——停——咔嚓——前進——咔嚓，咔嚓！他不懂的是另一件事，害他無法安眠的事。他起身由窗口向下望。真不可思議。這麼細的鋼枕怎麼能支撐一個載滿客人的飛魔呢？這是湯姆眼中的奇跡。一輛飛車在半空中掠過，靠火柴棒支撐。湯姆抓抓頭。他真想弄明白。

他抬頭一望，看見對街窗口有男人和女人穿着睡衣，男的光頭，女的幾乎袒胸露背，倚着靠墊和枕頭。

他回到床上。很熱，很吵，很怪，一切都驚人而美妙。伊娃已經睡着了。他的頭沉沉的，肚子很飽。

他醒來已經是早上了。

「你覺得爸爸怎麼樣？」湯姆在床上——有動靜，伊娃就低聲說。湯姆還在睡。她搖搖他。「你覺得爸爸怎麼樣？」

「什麼？」湯姆揉揉眼睛。他沒有思考，就知道一件很好、很妙又刺激的事情已發生在他身上。然後他突然體會到他在美國，在著名而神奇的紐約市。他跳起來。「我在紐約！我在紐約！」這句話簡直像說他在奇妙世界。

「你喜不喜歡父親？」伊娃又問道。

「我喜歡他，」湯姆說。「有一個爸爸不是很怪嗎？」

「不怪。他是我們的父親，」伊娃反駁說。

「但是有一個父親真怪。」

「你不喜歡那種感覺？」伊娃一向十分敬重湯姆的看法。

「喜歡，那種感覺真好。就像有兩層屋頂，你已經有一個屋頂了，如今又找到一個。真不錯。」

「他爲我們那麼辛苦，」伊娃說。「我們却不知道。」

兩個人之中，湯姆稍微白一點、瘦一點。伊娃雖然還是小孩，下頰和顴骨却比較突出，亮亮的小眼睛上面有一個扁平削瘦的前額。她單純直率的笑容和一頭辮子使她看起來像洋娃娃似的。

湯姆從幼兒時代就沒有見過他父親，伊娃一出世就沒見過。他們心目中的「父親」是一個夢，一個傳奇，一個遙遠得不真切的實體。

不管年成好壞，父親都寄錢給他們。家人傳說他隨着阿拉斯加淘金熱來到美國。三藩市在一切返鄉的廣東人口中是「舊金山」，在美國華僑口中是「大港市」。他們的父親寄回大家所謂的「金元」。廣東南海岸哪一個村莊——臺山、新會、番禺等地——沒聽過金元王國？兒子在美國的村民都收到匯款，有積蓄買田莊，其它的人却買不起，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實。還有人在廣州建「外國房子」哩。

老方湯姆曾兩次回中國，住了一年多，又回美國賺外國金元。

但是孩子們懂事以來，他們的父親一直住在紐約。紐約不是舊金山，這並不重要——橫過傳奇的太平洋，這兩個地點遙遙併成一點了。村民傳說中國人遭到包圍、搶劫、殺害，很多人被趕出西海岸，家人也說他們的父親老方湯姆經過幾次驚心動魄的歷險，已逃到東海岸。不過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；這些經過聽起來總像海盜的故事。事實上老方湯姆還活着，他和其它村民的兒子一年一年還寄錢回家養父母、兄弟、妻子，供侄兒上學。這是求生的故事；是成功；是掙扎勝利。

村民的兒子不斷前來，對於堅決靠耐心毅力獲得成功的人，移民局官員只是上蒼放在路上的障礙物而已。移民的困難沒什麼好笑，不過你笑笑也沒有什麼損失。

看看湯姆的二哥。他十六歲當船員來這兒，偷跳下船，如今已是菲德烈·A·T·方，保險

經理，「柯奈利美國水險公司」的代表！司法部還不知道呢。爲什麼查知他的下落是華盛頓司法部的事，菲德烈·A·T·方始終弄不明白。菲德烈·A·T·方提到司法部，總是加上「華盛頓市」等字眼。他對誰都很友善，碰見美國人，總是不等人介紹就說，「我是菲德烈·A·T·方。」

於是湯姆和伊娃在新會鄉下長大，大哥和二哥就和父親住在紐約。一家人截然分成兩半，一半賺錢，一半花錢。母親是湯姆兄妹的一片屋頂，一片完美的屋頂。父親提供了另一片屋頂。現在兩半人團圓了，兩片屋頂交疊在一起。

對於小兒女，父親是一個神秘的存在物。由一切證據看來——六個月一封家信，有時還不止六個月；信裏附了滙票，尤其是新年快到的時候；信來的時候湯姆偶爾也隨母親進城，他們一拿出那張不太精美的紙張，銀行竟然給他們真錢——由這一切證據湯姆情願斷言這個神秘的實體真正存在，就像基督徒由雨雪花鳥斷定上帝存在一般。父親的信總是短短幾句，不是說時機好就是說時機壞，然後「內附滙票——」

父親存在還有別的證明。第一，母親相信他。第二，她弟弟，湯姆的舅舅阿展也在紐約。舅舅並不住在奧林匹亞高崗，隱藏在雲端；他隔着海洋讓人感到他的存在；他的信流暢多了，詳實多了，甚至喋喋不休；紐約有真人真事發生。家中的人就是由舅舅的信裏得知長子「大哥」和一位名叫芙羅拉的義（大利）裔少女精彩的成婚經過。湯姆的父親根本不覺得這件事有什麼好說的。第三，還有一位老人，也姓方，現在六十多歲了，他在美國待了一輩子，如今舒舒服服在家鄉

定居，他告訴好問的湯姆不少紐約的事務和習俗，這方面老人是絕對的權威。

方老頭曾談過一則難忘的故事，說美國有不用跑堂的飯館，你在一個小孔內放一枚銀幣，咣啞一聲，烤得焦黃的全鷄就跳了出來。當然沒有人懷疑這一位權威。有人懷疑，他會生氣的。他在湯姆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。

「還有火鷄？」

「不錯，還有火鷄。整隻大火鷄。」

湯姆都流口水了。

「你由玻璃窗看見你要的東西，放一枚銀幣，東西就跳出來了。是的，米國人真聰明。你長大到米國去。」

湯姆當然想到「米國」來。他很想很想，一切劫殺鐵路工人的老故事並沒有嚇倒他。一切有關「移民局」那個大妖怪和它秘密可笑策略的傳聞更刺激了少年的想像。移民局除了一堆官吏又算什麼呢？照中國普遍接受的名言，官吏反正是人民的蝸牛。他們和他所知的中國官吏沒有兩樣。爲什麼該兩樣呢？只要你在美國有親戚，就不必擔心。官吏也許是官吏，親戚却總是親戚呀。

老方湯姆一直想要家人來。漫長的十年裏他始終想念他們。但事情並不簡單。如果家人渡海再坐火車，三個人的旅費接近一千元。他開洗衣店什麼時候才能賺下又省下那麼多錢呢？幾年前，他以爲存够了錢可以接家人過來，銀行却倒了。生意很差；送衣服來洗的人日漸減少。還來光

顧的人不再送內衣，送襯衫的人似乎由一週換兩次襯衫改爲只換一次，洗床單工作多，錢却很少。他降低價格；他長時間工作（感謝上帝，沒有法律限制這些！）；他站着揮汗做到晚上十一點；把錢全放在一個小布包內，藏在一個小鐵箱裏，鎖在下格抽屜中。他對一切銀行都失去了信心。有一次他求神讓他賭番攤順利，結果贏了兩百塊錢，他希望一切的野心實現，到頭來却全部輸光了。從此他就玩得很有節制，只當做消遣，不當做迎家人過來的手段。不過他每年還固定花十塊錢在愛爾蘭馬票上碰碰運氣。

次子給他帶來了好運，他當保險經理開始出頭了。他天生慷慨，有一天遞上一張五百塊錢的支票，他的第一筆存款，對父親說，「喏，拿去把媽和小傢伙接來吧。告訴他們是二哥送的錢。我知道你要媽來。這是家裏全部的財產。」

老湯姆聽到兒子的建議，心裏起了很深的波動，實在太深了，感情好久好久才露出表面。多年來他所穿的耐心和力量的盔甲已經被刺穿了，全身的肌肉都鬆弛下來。縮緊的微笑漸漸浮上臉龐，眼中也現出淚珠。他太感動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只擦擦眼睛。雙眼似乎在說，「我感激你，兒子。我非常希望接你母親來。」

錢在銀行裏穩穩放着不動，湯姆的母親便計劃前來。就她自己說來，她寧願留在中國。在家鄉當家長方大媽覺得好極了，這個年紀搬到美國，語言習慣都那麼陌生，實在不算一件快活的事兒。但是爲了湯姆和伊娃她願意來，全家意見一致，孩子們都興奮得很，他們要等祖母去世才能走。要多久，誰也不知道。撤下她一個人當然不像話，他們願意等。但是也不會太久了；祖母已

經八十多歲。湯姆暗暗希望快一點，事後又爲這一個念頭而慚愧。湯姆十三歲那年，祖母去世，隆重下葬，他們就來了。

不，真不簡單。有移民局官吏，有移民法，那些法律似乎專門阻擋中國人來美國，愈少人來愈好。但是中國人對官吏司空見慣，還聽說以前有很多辦法逃開法律。二哥的辦法是跳船，但是母親帶孩子不能那樣。他們也不能坐水桶飄上加州海岸或者偷偷越過墨西哥邊界。洗衣工人當然不能合法帶家眷入境。但是商人却可以，只要孩子不滿二十歲。展舅是商人，在唐人街有一家生意不錯的雜貨店。展舅樂意協助他姊姊和孩子們過來。

於是他們採取法律程序，使方湯姆和展舅變成雜貨店的合股人。於是在法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情況下，方湯姆成爲商人。他和展舅都知道這是暫時的權宜措施，爲了符合法律。這是不合規矩，但是已經做了。

3

最近幾個月老湯姆的眼睛漸漸有一種柔和的光芒。他的頭髮在後面剪短，已經灰白了。不過你看他的臉，並沒有他一生遭遇的記錄，只有嘴角的幾道深紋說明他已步入健康成熟的晚年。他顴骨高，眼睛細，長長的上唇猛垂向兩邊，有時候很難分出他是正經、不高興、正要笑，還是很滿足。那片下彎的上唇隱藏了許多不常表露的情緒。還表現出耐心和堅忍，彷彿說，「我們瞧瞧誰最後笑」(西諺說「最後笑的人笑得最甜美」)。他一向是一個沉默健壯的男人。他對長子

——他叫他阿來——說的幾句話都和生意細節有關。有時候出乎阿來的意料之外，傍晚他會用沙啞的聲音說，「我們去恰珊廣場。」阿來就知道他們會到唐人街一個地下室餐廳大吃一頓，然後回來幹到十一、二點。

父子倆在八十街一條橫道的一間半地下室裏燙呀，燙呀，燙呀，燙到深更半夜，一言不發，心甘情願。外面有一個紅招牌，上面用大白字寫着「方湯姆手工洗衣店」。世上不再有「手工洗衣」這個玩意兒，不過，大家仍然遵照傳統。父親矮壯的身材、有力的雙肩，和年輕人較高較瘦的身影在一百瓦電燈的日光下活動，有如沉默的機器人。

這是一個很好的小世界，安全、和平、沒有煩惱，只是老方偶爾會直率地問阿來，「我什麼時候有一個孫子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芙羅拉怎麼回事？」

談話總是到此為止。

洗衣店的問題很單純。他們用正當的方法謀生。顧客不少，大家都付帳。他們唯一的目標就是儘快送出乾淨的衣裳，拿到報酬。沒有員工問題，沒有協會組織。他們在大燙衣板上多投下一分鐘，就多收入一文錢。就像在街上檢鏰幣。除了身體疲勞，他們賺的錢沒有任何限制。父親年近六十，却比兒子還強壯。他常常叫兒子，「阿來，你去睡，」自己則繼續工作。芙羅拉來幫忙包裝、算帳的時候，他總是叫他們早點上床。他對後代有一套想法——衰弱的母親生不出強壯的



孫子。

所以這是一個簡單的世界。誰也不能害他們。最後分析起來，方湯姆稱「米國」為好國家就是這個原因。安寧真是美妙的東西。他們希望沒人理他們，就沒有人理他們。中國政府不管他，他也不管中國政府。美國政府不管他，他也不管美國政府。紐約警察和他無關，他也和警察無關。他愛中國就像愛自己的父母一樣，但是在他眼中，中國是一個人民社會而不是一個國家——一個共同的信仰習俗連接成的社會。

他週圍住着捷克人、希臘人、義大利人、猶太人、德國人、奧國人。他不瞭解傲慢的國家主權。這些人都是一心賺錢養家的人。因為需要而不是因為信念，中國人自滿清時代就知道每一個炎黃子孫在國外必須照顧自己，簡直和持用南森護照（譯註）的旅客差不多。如果你是一個和平的公民，你會意外發現，沒有所謂的國家你也能過得不錯。如果你是惡棍或盜匪，反正祖國政府也沒法保護你。於是方湯姆在這種自由、自治的個人主義模式下飄到了紐約，就像數十萬同胞滲入阿肯薩、伊利諾、利馬、開普城、德雷斯登和馬賽一般。一八四七年一位中國旅行家記載他和同胞在聖赫勒拿島相聚。這證明政府的保護是不必要的。

不過個人又不同了。芙羅拉就是一個例子。芙羅拉要嫁阿來，阿來要娶芙羅拉的時候，父親用典型的口吻說，「好」，這表示他一點辦法都沒有，因為芙羅拉是一個女人，女人都差不多。紐約很少中國女孩子；為什麼他兒子不該娶一個女人呢？芙羅拉是外國人，但是也有漂亮的睫毛，一副小嘴巴和整齊的牙齒。胸部豐滿，這是生兒育女的重要考驗。所以老爸說，「好。」他